

## 尘世的雪,温暖了岁月的真情 ——读刘宣诗集《尘世的雪》

■ 冉杰



初见刘宣,他总是笑吟吟地拉近彼此的距离,亲切而和善。就如他在《尘世的雪》一诗中所写的“眼前的雪花,多像我们的尘世在天地间,飞舞在,飞舞在,追逐在追逐中,消逝以最绚丽的姿态笑吟吟地,把一瞬的生命演绎成永恒”,但他的双眼却透射出一股犀利的

睿智光芒,就像挥舞的一把扫帚,把地上的尘埃、枯枝落叶甚至飘逸的云彩都一扫而光,“每扫一下,黑暗就后退一步/每扫一下,黎明的眼睛/就那么明亮地眨一眨……”(《清晨的环卫工》),让清静空灵的内内心世界喷涌出岁月的诗句,温暖了真情,成为不朽的记忆。

贯穿诗集《尘世的雪》的主题是真情。刘宣以其独特的方式营造情感的表达,构建出无尽且至深的亲情、友情和乡情。无论是写《母亲》《父亲》用《犁》耕耘出的《油菜花》《水稻》《瓜》,还是写《夕阳余晖》下的《渔夫》《木匠》等,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无微不至的亲情,如“走进姐姐耕种了一生的花生地然后,把姐姐也种了下去/姐姐像一颗花生/回到了泥土的怀里”(《送姐姐》)这些看似平淡的口吻,却写尽了人世间的真爱和真情。该诗集中,刘宣用“冰冷的雪”温暖了亲情,用“诗意的生活”拥抱纯洁的友情,用“尘世的雪”堆砌思乡之情,其表现手法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抒胸臆,或用无限张力的诗句委婉含蓄地写亲人之间的情、朋友之间的友谊、回望故土的思乡之情,却无不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,读后不能不为之动容。

刘宣的诗总是把生活揉搓过的碎片,经过艺术的整理,加工制作出富有哲理的诗歌语言,构建出独特的诗歌意境。一片雪花、一

只蚂蚁、一片地衣、一朵花卉都是屡见不鲜的生活具象,但刘宣巧妙地运用暗喻、拟人、夸张等修辞手法艺术性地完成了一行行富有哲理的诗句,传递出作者深厚的情感和深刻的人生体验。“马灯,用铮铮铁骨把夜,撕开一道口子”(《马灯》)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/把光阴拉得笔直/用尺子和墨线定位/再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拈起墨线/一弹曲折的人生/留下端端正正的轨道(《木匠》),这种精准的细节描写来源于作者日常仔细地洞察,又通过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,提炼出富有哲理的文字,这样的文字在诗集中俯拾即是。

不仅如此,刘宣的诗集中还收录了他游历江山河流所思所感的诗句,“听,穿过老街的流水和流水一样的江湖/老街的故事讲述/风花雪月里/残缺的乡音”(《夜宿洛带古镇》)把一个历经沧桑岁月“残缺”了的乡音和“伤心,狼吞虎咽”,诗人将这种悲凉之情宣泄得淋漓尽致,然后笔锋一转,“把爱,深埋”,就把诗人积极向上的大爱精神跃然纸上;又如“滚动的不只是湖水/大风车和玻璃杯/另一个江湖”(《旌湖岸边大风车品茶记》),好一个另外的江湖!人生就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江湖,我们沿湖而行,“那些低垂的鱼竿只钓自己,不钓流水”。人生又何尝不是“只钓自己”。诗人不是在观湖品茗,而是在揭示人世间的真实本

质,诗人把真实的记录转化成饱含哲理的诗句,深深地刻在读者的心上,读后内心翻滚的浪花不停地叩击思想的堤岸,达到怦然心动的效果。

读罢诗集《尘世的雪》,惊诧于刘宣用心地观察和敏锐的灵感。诗集中很多题材在日常生活都是不起眼的,但经过刘宣用诗的语言就表达出不一样的境界,“窗外,夏夜的声音,装了满满一池塘。像我乡下的亲人,一遍一遍地呼喊我的乳名。”(《蛙声》),整首诗没有出现青蛙或蛙声,但实实在在地在写蛙鸣,这种“此地无声胜有声”的效果,只有达到一定高度的诗人才写得出来。再如“地衣依偎着妈妈妈妈依偎着大地妈妈用体温缝制的衣/像皮肤,软软的/翻过故乡的石门槛/爬满记忆/潮湿的土地”(《地衣》),诗人把很不显眼、司空见惯的地衣写得灵活生动,把诗歌隐含的母爱表现得惟妙惟肖。诸如此类,刘宣的很多素材都源于农村生活,有的素材又是作家们写烂了的,如《油菜花》《梅花》《梨花》《芒种》《芦苇花》《春天》《秋雨》等等,但刘宣也知道这些烂熟于心的素材必须独辟蹊径才能打动读者,所以他的很多诗以小的视角书写了诗人的大世界——对人生的洞察、对生命的关注。我想,这或许就是刘宣愿意不停地用诗的语言追逐的目标吧。

## 信阳毛尖

■ 李鹏剑

秦淮春发生,  
时而唤壶醒;  
明前明后叶,  
一吸千般好。

初雷乍发声,  
孤网全抽空;  
新芽但入喉,  
醍醐灌顶冲。

都美刘伶博,<sup>①</sup>  
更慕伯牙音;<sup>②</sup>  
阮生何所哭,<sup>③</sup>  
当学东坡公。<sup>④</sup>

内敛收乾坤,  
外参道根本;  
信阳之所以,  
饮吟标高风。

注释:

①刘伶:西晋沛国(今安徽淮北一带)人,字伯伦。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爱好老庄哲学,性好酒,放情肆志,作品以《酒德颂》最有名。

②伯牙:人名。春秋时善鼓琴者,与钟子期友善。《列子·汤问》:“伯牙鼓琴,志在登高山,钟子期曰:‘善哉,峨峨兮若泰山。’志在流水,曰:‘善哉,洋洋兮若江河。’”高山流水,后比喻知己或知音。也比喻乐曲高妙。

③阮生:指阮籍,字嗣宗,三国时魏魏氏人,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阮生哭,亦作阮籍哭、阮籍悲,借指为身处穷途而绝望悲伤。

④东坡:宋代苏轼自号东坡居士,因以“东坡”为别称。

## 徐州烙馍岁月香

■ 李继玲

你,吃过徐州的烙馍吗?  
街头巷尾,市井人家,炊烟之下,时常会看到一张张薄饼在鏊子上起舞,一副空中翻飞的表情。一揉,一擀,一挑,一翻,咬在嘴里韧劲十足,薄如蝉翼满嘴香,这烙馍成为徐州面食中必不可少的佳肴。

平凡烟火的生活里,烙馍是不少百姓的三餐底料——早晨是烙馍香鸡蛋,中午是烙馍卷馓子,晚上是烙馍裹小鱼。

徐州烙馍,古意悠远,最早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。楚汉相争,刘邦率兵与项羽作战,路经徐州,正值冬日,虽人困马乏,但士兵们恪守纪律,从不掠取百姓一分一毫。就在他们准备开拔时,却闻到一股粮食的香气袅袅飘来。透过破烂不堪的门窗,他们发现,两个女子正在灶台上,将捋摸摸翻翻平炕一种

圆圆的面饼,由于薄如纸片,顷刻即熟,立刻风靡彭城。

很快,家家开灶引火,烙上烙馍无数,送给将士们贴身带着。从此,它号称“天下第一馍”。

另一个关于烙馍的由来载于徐州文史资料:北宋时徐州抗金英雄赵立聚集群众抗金时,地方百姓特制烙馍并卷上酥香而松脆的馓子,送给英雄们,从此烙馍流传至今,历久不衰。

做烙馍虽说常见易得,不过一般要两人合作才能完成,和成面团后,一人擀饼,搭在烧热的鏊子上,另一人烧火和翻饼,起小泡时用薄竹劈挑起翻一下身,快熟时再翻一下,片刻间,一张烙馍就成熟了。

记忆中,最爱看母亲和大姐做烙馍菜盒。

她们将韭菜剁碎,磕上几个鸡蛋,撒上姜末、胡椒粉、盐,有香油点点滴滴,放入盆子里搅拌,做成韭菜馅儿。然后支起鏊子,揪下一个鸡蛋大小和好的面团,擀成圆形薄面片,上面二分之一铺韭菜馅儿,然后两头对卷,摺起压平,放在已烧热的鏊子上。

几分钟过后,韭菜盒子的鲜香扑面而来。大姐手拿竹劈,兜着鏊子这么几挑,一张菜盒就熟了。我站在旁边,迫不及待地等待着,舌尖上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美感,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,也是岁月赠予的人间烟火。

生活日益橙黄橘绿,烙馍的内容也带着地域的色彩,层出不穷,只那名字就非常徐州——蒸烙馍、麻叶子、油香烙馍、韭菜盒子、烙馍卷馓子、烙馍卷小鱼、烙馍卷烙馍……在北方的春饼和山东的煎饼面前,唯有烙馍,担

得起柔韧包容这四个字。

牙口不好的人,可以将烙馍扯烂,泡入美味的汤中,入口即化;外地客人来了,有薄、筋、香的“天下第一馍”打底,金黄酥脆的馓子、盐豆、嫩葱、芝麻盐、小咸菜、豆瓣酱助阵,一张烙馍卷起这样有滋有味的花样年华,香酥之味,落入胃海,弥散着人世的温暖时光。忘记了一些孤寂,一些别离。

月季开了一茬又一茬,光阴游走在日历中,看那些在烙馍摊子前忙碌的人们,依然是在磨得锃亮的鏊子前烧着劈柴,一人擀面,一人挑饼,有嬉笑,有吆喝,有争吵,最民间的食材,往往最大众也最接地气。

这些卷来卷去的人间烟火,深植在心里的香,让徐州烙馍不仅成为一种地道美食,也成了徐州人挥之不去的记忆!

## 生机盎然看小满

■ 谢正义

2024年5月20日是小满节气。在古老的农历中,二十四节气是天地间最精准的时钟,它们以自然规律为指针,划分出一年中的四季轮回。而在这细密的时间网格中,“小满”以其独特的韵味,悄然绽放。它不仅是一个节气,更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节,它的到来,预示着金色的麦田即将迎来丰收的喜悦。

小满,顾名思义,是指谷物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的时期。在广袤的北方田野上,小麦正值灌浆期,穗头日渐沉重,仿佛是大地母亲怀里的婴儿,吮吸着天地间的精华,渐渐鼓起了脸颊。此时的麦田,是一片生机勃

勃的绿海,风吹过,泛起层层波浪,那是大自然最动人的乐章,是农人心中最美的风景。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耳边是阵阵麦浪的沙声,鼻尖是沁人心脾的麦香。田间地头,农人们忙碌的身影在这片绿海中穿梭,他们或是低头检查每一株小麦的生长情况,或是挥动锄头除去杂草,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即将到来丰收的期待与信心。

小满节气的由来,可以追溯到古代农业社会。它是农历四月中旬的一个节气,标志着夏季的到来和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。古人根据太阳的位置和物候变化来确定节气,小满

正是在这样的观察和总结中诞生的。它不仅指导着农事活动,也成了文人墨客笔下描绘自然、抒发情感的重要时刻。

在古代诗词中,小满节气常被赋予深情的描绘。诗人们以细腻的笔触,捕捉这个时节的特有景象,将其化为永恒的诗句。如欧阳修在他的诗词《五绝·小满》中提到“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”,形象地描绘了小麦在初夏的风中摇曳、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诗人们常将自己的情感和哲思寄托于自然景物之中。又如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小满四月中》通过对小满时节田野景象的描绘,反映了农家对于收获的期盼以及对生活的关切。

## 此马非凡马

——王留强随笔集《我是一匹马》序文

■ 陈泽来

认识王留强,完全是一个偶然。

2002年6月,我从一家专业报跳槽到省会的一家都市报,跳槽的最大原因,并不是原来的池子水浅,养不了大鱼,而是本人自幼钟情于报纸副刊,而这都市报正好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。借助这个平台,一些专业报无法达成的默契和沟通,都有了无限可能。

就在同一年,这家都市报创办了一个叫“城市笔记”的新锐版面,要求用第一人称,原生态再现生活的某一场景,这个贴心的版面,迅速被广大市民接纳并追捧。

城市笔记创办之初,每天一个版面,连双休日都雷打不动。美丽富饶的广阔天地,可以任由一大批文友尽情驰骋,但版面创办之初,犹如一二八少女,虽骨格清奇亭亭玉立,奈何“新妆宜面下朱楼,深锁春光一院愁”,很少被外界所知。

2003年初,为了提高城市笔记这位“深闺佳人”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我在中国文友网创办了一个在线征询论坛,这个文学论坛里,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笔记高手,王留强便经常客居于此,整日里走马观花流连忘返。在中国文友网这个“T型台”上,他有一个江湖艺名,唤作“百花齐放”。后来这个信手拈来的网名,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笔名,除了当仁不让地承

包城市笔记的一块目标责任田外,他还目光高远胸怀天下、势如破竹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,无数次将“百花齐放”的大旗,插上《南方都市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齐鲁晚报》等全国知名报刊。

每逢重大传统节日,或者偶遇国内重大事件,城市笔记总是要临时组织一批稿件,以体现版面的新闻性和多样性。征文启事发出后,王留强总是临屏敲字一挥而就,一篇生动活泼的市民故事,几乎立等可取倚马可待。

事隔多年回头清点,王留强依旧是河南省内最早写“城市笔记”的文友之一,也是“城市笔记”创作队伍中,少数几个硕果仅存者。在长期的编读往来中,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坚守和交流中,我们彼此在网络中定格成了两颗遥相呼应的小星——编辑和作者的友谊,总是这么简单与纯粹,无须别人穿针引线,也无须别人铺陈和转述,甚至干净得连一句赘语都没有,就一下子直达内心了。

王留强原是队伍出身。1980年11月,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应征入伍,在新疆某基层连队当了一年文书,次年调入支队政治处当新闻报导员。在此期间,他采写的新闻通讯和消息,陆续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武警报》《新疆日报》等报刊。他的勤奋和踏实,颇得部队领导赏识,1983年,王留强考入中国人

民武装警察部队专科学校,加上平日勤于钻研业务精湛,很快于1984年提干,任支队宣传干事,后调任武警新疆总队司令部办公室秘书,并兼任《新疆武警》杂志月刊主编。

多年以后,王留强回想起这一段岁月,并写成《大漠与绿鸽》《我爱大漠》《幸会三毛》等文学随笔。那段军旅生活,一直烙在他的内心深处。他在那自己心灵的底层,为那段峥嵘岁月单独开辟了一个房间,无论成功了还是失败了,无论高兴了还是烦恼了,总喜欢静悄悄地去这间屋子里坐坐。转业回地方后,无论打马路过任何一座城市,最想见面唠嗑聊天的,无一例外都是当年的战友。

1996年9月,王留强转业回到河南,转业时为营职,少校警衔。转业后,王留强在中国神马集团组织部、宣传部任干事,后来调任办公室秘书、董事长秘书。嘈杂的办公环境和琐碎无序的工作,占据了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,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,王留强开始端坐在书桌前,他淡定的目光穿越灯红酒绿的物质世界,投放到某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方,任文思像海啸一样刮过寂静的夜空。16年的军旅生活,造就了王留强强壮的体魄和执着的性格,他的数百篇文学随笔和城市笔记,就是在这样的夜晚一点点浮出水面的。

长年在中国神马集团工作,将王留强严严实实地包围甚至包裹着。“在遥远的西部,在高耸的天山脚下,在美丽如毯的巩乃斯草原上,在丰茂芬芳的牧草间,我亲历了让人振奋的群马。伊犁河畔是天马的故乡,天山上飞瀑而下的雪原水,冰清玉洁,成群结队的马儿在丰饶草原的养育下膘肥体壮。我不得不相信一种缘分,三年前,在落崑山下,我与神马结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整体。我的血脉里开始注入奔腾的基因,我的体魄里开始凝聚飞天的力量。”身在神马,心系神马,王留强饱蘸浓墨心领神会,写下了《走近神马》《我们的家园》《我是一匹马》等赞颂这片工业园区的美丽篇章。

无限的热爱和投入,无私的奉献和付出,使得王留强不出一遍遍喃喃自语:“在神马园里,我也该是一匹马吧?”答案无疑是肯定的,人生最美好的16年,王留强一直在“骏马奔驰保边疆”,此后长达26年的光辉岁月里,王留强一直扎根在神马集团,安心地做着一匹“马”:勤劳、纯朴、忠诚、内敛,却又时时精神饱满、斗志昂扬。

如果说王留强写得最生动的是市民故事,写得最深情的是大漠日陞和神马集团,那写得最饱满的,无疑是他的一些生活小品。《亮出你自己》《只追前一名》《回头也有好风景》《一杯水成就爱情》《外遇是场寂寞的舞会》《忘了我

是谁》《世界很大,城市太小》《生活发现》《死亡的美味》等篇章,读来无不让人寂然凝虑思接千载,悄焉动容视通万里。除了散文、随笔和小品外,王留强还涉足于小说、诗歌、杂文、故事等多种文体的创作,他的小小小说《这不是梦》就是18岁时的军旅处女作。

从西域新疆一路走来的王留强每每以神马人自居,多年来,他一直努力想做一匹上乘的汗血宝马,尽管沿途花香满径风光迷眼,但他时时懂得时不我待,无须扬鞭自奋蹄。

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,只是王留强笔耕多年的一个小结。这匹马才刚刚跑到中途,他的下半程肯定更加迅捷和有力。如今风帆已经扬起,战鼓已经擂响,让我们拭目以待!(作者陈泽来系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、河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、郑州市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、郑州市散文学会副会长。)

